

隨園隨筆上冊

序

乾嘉時，考據之學特盛，而隨園不甚喜之，蓋考據非其所長也。然涉覽既博，參稽鉤校，時時發見錯誤，及異同處，因信筆記之，窮究源委，加以糾正，備遺忘而冀補攷，亦爲學者應有之舉。讀書者心得之一斑也。予最喜閱傳記與攷據之筆記，最不喜理學及語怪之筆錄。惟各家著述，創獲者少，未免多雷同，且亦有誤。日知錄善矣，猶然不免，其他可知。是故讀者當詳徵博攷於古今圖籍，勿專恃一書以爲論定，方爲善讀書者，自不受古人之欺爾。小倉山房尺牘有寄奇方伯書云：「或在他書見過，而以此本爲陳言；或在他書未見，而以此本爲新義。或今日初見此本，以爲新義；或他日再見別書，而又以爲陳言。」卽指隨園筆也。是編所存，大半已見他書，其病似在分類，故有求全之過。鄙意旣稱隨園筆，若又分門類列，便失隨字意義。是編非特多見他書，卽隨園詩話卷十五有十餘則，與此雷同，一人著述，不知何故分載兩書，予最不喜。王漁洋各種其池北偶談，香祖筆記，分甘餘話，古夫于亭雜錄中，彼此雷同者，難更僕數矣。吳志一則，已見以降爲尊條內。吳志作陳書，旣有尊老二稱一則，又有自稱尊老，弟一則。人事一則，完全前後複出。旣有十六國春秋載周處事，與晉史不符；又有周處事，史與碑不符一則，此不當刪併耶？同時錢竹汀有十駕齋養新錄，趙雲松有賸餘叢考，均視此爲勝。然此實有用書籍，成之不易，尙非其他空疎淺陋詩人所能著，所能讀，安得有所菲薄？正不得不事推袁，大達圖書供應社之標刊是編，亦猶此意。青年學子購而閱之，廓增智識，定復不鮮，後生可畏，端在于此。

民國廿三年六月南匯朱太忙標點并序

隨園隨筆序

自序

著作之文，形而上，考據之學，形而下，各有資性，兩者斷不能兼。漢賈山涉獵不爲醇儒，夏侯建譏夏侯勝所學疎闊，而勝亦譏其繁碎。余故山勝流也，考訂數日，覺下筆無靈氣，有所著作，惟撝撝是務，無能運深湛之思。本朝考據尤盛，判別同異，諸儒麻起，余敢披膩顏，逐康成車後哉？以故自謝不敏，知難而退者久矣。將入山三十年，無一日去書不觀，性又健忘，不得不隨時摘錄。或識大於經史，或識小於稗官，或貪述異聞，或微抒己見，疑信並傳，回冗不計。歲月既久，卷頁遂多，皆有資於博覽，付之焚如，未免可惜！乃題隨園隨筆四字，以存其編。嘻！予老矣！自此以往，假我數年，有所觀便有所記，有所記便有所筆，此書之成，吾見其進也，未見其止也。

乾隆四十二年歲在丁酉長至日袁枚序

新式標點隨園隨筆總目

卷上

諸經類	一
諸史類	一六
金石類	四九
天時地志類	六五
官職類	七七
科第類	一八
各解類	一三八
典禮類	一六一

卷下

政條類	一
稱謂類	一三
辨訛類	二六
存疑類	七五
原始類	八六
不可亦可類	一〇三
應知不知類	一二二
不符類	一八
詩文著述類	一二七
古姓名類	一五二
雜記類	一五九
術數類	一八九

新式標點 隨園隨筆 卷上

諸經類

經文異同

說文所引經書，與今本殊，如飭飯爲飭飯，服牛爲犗牛，其文蔚也爲斐也，乘馬班如爲駟如，新臺有泚爲有耻，既伯既禱爲既禱既禱，天地綱緼爲壹壹，教胄子爲育子，嘽嘽爲疹疹，殿屎爲唵唵，荷蕢爲荷史，赤鳥凡凡爲學，擊伯問爲伯擊，費誓爲棗誓，平秩爲平艸，斷斷兮爲斷斷兮，凡如此類，不一而足。禮記郊特牲以鄉人儺爲鄉人，禘仲長統以風乎舞雩爲諷乎舞雩，是齋日記以浴乎沂爲沿乎沂，夫人自稱曰小童爲小妾，梁武帝以宰子畫寢爲畫寢，古書字卽畫字，齊地無畫，孟子宿於書，卽畫也。韓愈論語註以吾以汝爲死矣，爲吾以汝爲先矣，以杖叩其脛，作指其脛，經經然小人哉，爲經經然之人哉。史記註楚狂歌而過孔子之庭，孔子下欲與之言，下者下堂也，與之庾當作庾，與釁同。漢書注以豔妻爲閭妻，蔡雍碑三歲貫汝爲宦汝，爾雅注傷如之何，爲陽如之何，虞翻以康成不識古卯字，誤以柳谷爲味谷。蔡雍以五更爲五叟，御妻爲御妾，王充以舊云刻子爲舊云孩子，考靈耀以文思安安爲晏晏。石經以三嗅爲三夏，又爲三噍，明夷左股爲左般，箕子爲根滋，執禮爲藝禮，翦商爲戡商，肥遯爲飛遯，以無逸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，爲高宗享國百年。集韻以鏗爾爲悞爾，壹戎衣爲殫戎般。古文論語君子不以紺纁飾，非緞飾也，爾雅一入謂之纁是也。昌黎解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，爲君子而不備者有矣夫，高麗本論語集解以三月不知肉味，三月二字，乃音字之訛。劉修碑恂恂如也，作遜遜如也，祝睦碑作遼遼如也，費鳳

碑涅而不淄，爲涅而不滓。論語居不容，唐石經及經典釋文俱作居不客。唐司戶參軍郭京得王輔嗣手寫周易本，與今異者凡一百三處。如卽鹿无虞，何以從禽也。老婦得其少夫，君子以居德善風俗之類。論語問子西曰：「彼哉彼哉。」廣韻以爲彼哉彼哉，呂氏春秋引夏書曰：「天子之德廣運乃神，乃武乃文。」引商書曰：「五世之廟，可以觀怪，萬夫之長，可以生謀。」與今本不同。墨子尙同篇引太誓曰：「小人見姦巧乃聞，不言發罪。」均今本所無。孝行覽引商書曰：「刑三百，罪莫重于不孝。」亦今本所無。徐廣以臯陶謨擾而毅爲柔而擾，玉篇儻馴也，卽柔也。其他史記漢書所引尙書，與今異者百數十條，不勝摘錄。吳匄庵趙注孟子校本，公孫丑問伯夷伊尹何如，注云：「伯夷之行何如下，又云不與伊尹孔子同道也，似正文不當有伊尹二字。」予有亂臣十人，唐石經無臣字。左傳蹇叔哭師曰：「孟子，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，石經以孟子爲孟兮。」

經註迂謬

經註迂謬者，鄭康成爲甚。孔融執子孫之禮，以事康成，猶不信郊天鼓必用麒麟皮之說，以爲康成名重，故多臆說。若郊鼓必用麟皮，是寫孝經必用曾子家竹簡也。虞翻亦極言其紕繆，故駁正康成一百八十事。後魏王肅尤多駁正，而唐人孔穎達爲之作疏，則附和穿鑿，一字不敢置議矣。孔穎達本王世充舊臣，其見解卑陋可想。同官博士馬嘉運亦時時駁之，俱載本傳。余爲抉摘其可笑者，如注胡然而帝也云：「帝五帝也。」孔疏便引靈威仰赤熛怒以實之。註曾孫來止，以其婦子饁彼南畝，謂卽曾孫之王后太子也。成王勸農，必與王后太子同行。王肅疑之，而孔疏遂言聖人制禮，與日月同昭。明明周有平王，而召南詩平王之孫，必以爲平正之王，乃武王也。明明周有成王，康王而周頌成王不敢，康必以爲成者，成此王功，非成王也。不顯成康，以爲成安祖考之道，改前王諡法，以遂其私說。註雍雍在宮，雍辟雍也，不諫亦入，謂入宗廟也。兩虛字作實字講，亦旣觀止，爲男女構精之構。

五日爲期，六日不詹，爲妾年未五十，必與五日之御，婦人過五日，必有思男子而不得之病。註左之左之爲陽道，朝祀之事，右之右之爲陰道，喪戎之事。註言從之邁，言將自親以從之。註見乎著龜，動乎四體，謂四體即龜之四體也。註三以天下讓，謂泰伯逃去爲一讓，太王、季子、泰伯不奔喪爲二讓，斷髮文身爲三讓。註三英，聚分，以剛克、柔克正直爲三英。何晏以必也正名乎，謂正百物之名，皇侃引魯君假馬之名以證之，康成則以爲字義，引禮記百名以上，則書之於冊是也。二說于夫子必也二字口氣不協，余意自以朱子之說爲近。註明堂位天子負斧扆而立，天子周公也，不稱其攝，直云天子，並云其冕十有二旒，且曰魯之王禮也，天下傳之久矣，君臣未嘗相篡也，禮樂未嘗相變也。註君子不盡人之懽，懽爲飲食，不竭人之忠，忠爲衣服。註夢齡事云「文王以憂勤損壽，武王以安樂延年。」註大德敦化指天子，小德川流指諸侯。註兼葭謂刺秦襄公不行周禮。註角弓毋禁辭，毋從女，象有姦之者，禁令勿姦，故毋爲禁詞一切，碩人作大德解，而獨以白華、碩人爲妖大之人。註齊子豈弟爲即齊子發夕之義，訓爲闡明發行，而又引古文尚書以弟爲團，必欲翻毛傳樂易之說，謂與他豈弟不同。註昏櫛靡供，以櫛爲櫛女子之陰，此乃景十三王傳中事，三代上無此刑。註庭燎謂刺周不設雞人之官，注東方未明，謂挈壺失職。註攖攖女手，以爲未三月廟見，故不稱婦。註目上爲明，目下爲清，然則美目盼兮，盼又是何物。註撰几爲有馮，佐食爲有翼，然則下文有孝有德，又引何禮。註粵若稽古帝堯，以古爲天，稽古者，同乎天也，尤屬可怪。註禮記天子一食，言天子必待勸乃再食，何作僞至此。註周禮衰冕用玉二百八十八觔，若如此，則天子之頭，不勝其重。註夏至祀地，必服大裘，若如此，則天子之身，不勝其渴。註喪禮含殮，用米二升四合，君大夫口含梁稷四升如角糲，不能啓其齒，則鑿尸頰一小穴而納之，爲子孫者不應悖亂至此。註論語皆不及門也，謂不及仕進之門而失所也，殊非聖人語氣。其他可笑者，毛萇、馬融、趙岐何休、啖助、虞翻諸人，俱不能免。文王在上一詩，毛詩以爲文王受命而作，然則文王生而諡文乎？自以爲於昭于天乎？馬融註文祖爲天，天有文故也，亦屬牽強。趙岐序

孟子七篇，取以七者，天有七政故也。取以章二百六十有一者，三時之日數也。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，可以行五常，施七政，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。何穿鑿乃爾？註望道而未見，言文王爲殷祿未盡，故望紂而不敢誅。註遁詞，即秦客之度詞，與知言之旨，毫無關涉。禮統夏曰清臺，殷曰神臺，周曰靈臺，何休以爲質家具，天而王，天神稱清，文家具地而王，地祇稱靈。又曰：「質家立世子弟，文家立世子子。」不知所本何書？莊公元年，經書夫人孫于齊，因上文甫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，故僅書夫人，不稱姜氏，省文也。閔二年，夫人姜氏孫于齊，去莊公二十四年，夫人姜氏入已隔遠矣，不得不著姜氏以表之。休遂謂殺夫罪重，故去姓，殺子罪輕，故不去姓。啖助以爲齊太岳之後，而五石隕宋，象桓公卒，五子作亂也。宋將得諸侯而治，五公子之亂，是鶴退不成之象，故後六年霸業退，象六鶴之退飛也，殊覺附會。孔父義形于色者，孔父之妻美而黠，古者大夫之妻，當乘車，不令人見其面，今爲華督所見，是其義從女色不形也，語義亦不甚明析。謝梅莊平王之孫，齊侯之子，註以爲平乎王之孫，齊乎侯之子，履幽人貞吉，虞翻曰：「在獄中故稱幽人，象曰：『幽人貞吉，中不自亂也。』」謂雖處獄中，終辯得正，故不自亂。又童牛之牿，鄭志問木在足曰桎，在手曰梏，今何以別？答曰：「牛無手，以前足爲手，故曰童牛之牿。」解經至此，令人失笑。

經註平易

六經古註最平易者，如韓嬰說黍離詩，人求亡不得，中心憂慙，不識于物，視彼黍離雖然，誤以爲稷之苗，憂甚故也。王肅訓學字爲誦習，人不知不慍，人有所不知，則教誨之而不慍怒，費而隱，言世道遠費，則君子隱去。天地位萬物育，直指帝王。顏師古以甘誓挈戮者，辱之爲奴也，非族誅也。毛傳召公懼人因管蔡事而傷兄弟，故作棠棣之詩。毛氏以履帝武敏歆，帝爲高辛氏，蓋姜嫄從平帝而見天也。歐陽大小夏侯，皆以康王之誥，卽顧命之下

篇，猶之舜典，卽堯典之下篇，無姚方輿大航頭所得二十八字也。孔氏註納于大麓，謂大錄萬幾之政，能調燮陰陽，故烈風雷雨勿迷人也。無所取材，謂無所取于梓材，以子路不解微言，故戲之。朝聞道，謂朝聞有道之世，則夕死亦可，蓋悲天憫人之意也。說文以寢衣爲被，方于長一身有半相合。趙岐註爲長者折枝，按摩也，以支爲肢，方于長者二字有屬。注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，卽康誥如保赤子之意，言治民也。毛箋不日成之言，不與民立日限期也。中庸疏三年之喪，父母適子正妻也，不專主父母，故更云父母，以別言之。註鄉人儺，以爲孔子慮驚先祖，故朝服，亦敬室神之禮也。三嗅謂子路供雉，孔子但三嗅其氣而不食也。王伯厚以矢魚爲射魚，引漢武射蛟爲證。洪容齋以小星之訛，卽殷其雷之旨，蓋使臣宵征，摒擋行李，不敢慢君命之意，不然則牀帳衾裯，非一女子所能抱而來也。侯果以朋盍簪爲冠簪之簪，少陵詩盍簪誼樞馬，已直用之。王明齋說射侯者，言矢至以此爲侯，故古文作醫，像矢集布上之形。禮記考工皆以射中爲諸侯，然則天子士大夫竟不射侯耶？崔靈恩疏周禮云：「禪讓之時，禮儀變更者少，革命之時，禮儀變更者多，所以新人耳目，此周禮之所由作也。」賈逵註當仁不讓於師，師衆也。胡廷芳註翦商爲戡商，戡勤也，爾雅翦，勤也，言太王勤勞以奉商也。馬周以犬馬有養，主人子說，故疏稱臣早失父母，犬馬之養，已無所施。明堂位云：「山節藻梲，是天子之廟飾，文何以犬馬而僭天子之禮，故譏之，與居蔡是兩事。」毛西河言樊遲請學稼，是許行並耕而治之意，故夫子有上好禮，上好義之言，若泛言爲農圃，則下文無著落矣。包咸解焉用稼，言焉用教民稼穡也。天香樓偶得解父母惟其疾之憂，父母二字略讀斷，其字指父母言，言爲人子者，首當以父母之疾爲憂，蓋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懼之意。馬融則曰：「孝子不安爲除疾病外，不使父母憂也。」又云：「旅獒者，管豪也，西戎無君名，強者爲豪，蓋遣其豪來獻方物也，非獻狗也。五刑有服，言畫衣冠而不犯也。」顏息齋解賢賢易色，指妻也，重德不重色也。子夏此章兼論五倫，蓋夫妻君臣父母朋友也。學則不固，固陋也，能學則不固陋也。何休廢疾云：「廢焚，孔子問傷人不問馬，令穀梁以苞人民驅牛馬爲輕壞。」

宮室斬樹木爲重，是理道之不通也。『康成釋之云：『人民牛馬，雖苞雖壞之後，仍可歸還，斬壞宮室樹木，則不能復有宮室樹木矣，故以爲重也。』廢疾引運斗樞曰：『夏不田，穀梁夏田曰苗，於義爲短。』康成釋之云：『之子于苗，選徒囂囂，此毛詩夏田之證也。』膏盲以左氏稱武仲爲聖，爲有戾於孔子。康成箴之云：『左氏此說，讖御叔之不學，非謂武仲之聖同孔子也。』膏盲駁左氏年鈞以德，德鈞以下，以爲君之所立，人必從之，何事于卜？康成箴之云：『周禮有會羣臣萬民而詢立君一條，又安見其不可以卜耶？』袁清溪以惟求則非邦也，與惟赤則非邦也，與皆夫子之言，非會點問詞，蓋引求赤以證哂由爲其不讓，非爲其爲邦故也。若會點問詞，則點固高士，不應屢解不明，若是之笨，清溪之說，本論語古註也。王厚齋註葛覃，言告師氏，言周禮師氏率四夷之屬以守王之門外，故夫人歸，不得不告也。黃東發以論語見其二子焉句，在至則行矣之下，方與子路曰不仕無義有交合，否則子路無向空舍嘆嘆之理。太師摯適齊，皆紂時人，引漢書禮樂志，紂作淫聲，樂官師瞽奔散，顏師古註，卽論語太師摯之屬，會幾解弋不射宿，言孔子不欲陰中人也。孫秀昭解哀公問社，以爲哀公欲去三桓，故問社者，問不用命戮于社之義。宰我勸之曰：『使民戰栗。』孔子非之曰：『成事不說。』言三桓之勢已成矣，不可咎其既往也。白虎通以相鼠之詩，爲妻諫夫也。錢辛楣少詹云：『子夏所引夫子之言，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，君子敬而無失，與人恭而有禮，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六句，皆夫子之言，與告子張問行，樊遲問仁兩節，一樣語氣。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，乃子夏足此一句，以曉司馬牛耳。』嚴冬友侍讀云：『孟子公孫丑曰：『今言王若易，』應讀斷成句，下句然則文王不足法與，文理纔順，若然字連上讀，則易然二字，不成文理。中庸居上不驕一節，應在下節吾從周之下，不驕不倍，與上文自用自專，方有照應，與上溫故知新，敦厚崇禮一節，毫不連貫也。』張斗堂云：『論語古註，其然指不厭三句，豈其然指不言不笑不取，若依朱註故作疑詞，則涉于油滑，非聖人口氣矣。』韓詩外傳甘棠之詩，因在位者不卹百姓耕桑，故憩甘棠而思召伯。王符以行葦爲公劉澤及草木而作，白虎通以相

鼠爲妻諫夫之詩，遞齋閒覽以尾生卽微生高，不知何據？

說經新奇

後世說經之新者，邢凱、春秋通論，以郭公爲鳥名，卽布穀也，引公羊以戎捷爲戎菽作證。啖助、趙匡以左氏非人姓名，古帝王言則左史書之，故曰左氏，以爲左邱明者，誤也。左邱明只作國語耳。毛西河以春王爲春旺，馮山公以爲文王自稱王而尊紂爲帝，故祭公謀父稱商王帝辛，其他商王無稱帝者，此其證也。凱風詩，朱子註七子之母，不能安其室，本毛序也。然陶淵明爲孟嘉作文云：『凱風寒泉之感，實傷厥心。』孟嘉之女，淵明之母，引用凱風，殊不可解。郭琛以震用伐鬼方，震摯伯名也，太任父也，巧言令色孔壬，王卽共工之名，與三苗驩兜對稱。馬融以百獸率舞者，箝籥也，木獸也，鳳凰來儀者，笙之刻爲鳳形者也，簫聲之和也，不然，焉有朝廟中百獸能來之理。程綿莊以爲誅管蔡者，乃武庚，非周公也，故云居東二年，則罪人斯得，罪人者武庚以管蔡爲罪人而誅之也。陳祥道言高宗彤日，是祖庚祭高宗，非高宗主祭也。尸子以祖己有孝行，而高宗惑後妻而逐之。馬鄭引之以註彤日，言高宗欲廢祖庚，立祖甲，故戒之曰：『典祀毋豐于昵也。』西伯戡黎者，西伯是武王，非文王也。甘誓乃召六卿，古註天子六軍六卿皆從，李子真以爲此非周官，冢宰司空之六卿，天子別有六卿，若當用兵之時，冢宰不得統屬於大司馬。三山林氏頗是其說。劉質夫以紀侯大去其國，大紀侯名也。鄒氏忠允以太姪爲文王之繼妃，以大明詩曰：『續女惟辛。』續，繼也。曰倪天之妹，明辛女之尙有姊也。羅泌路史謂易象象以三物取名，易乃應蟪，象是茅犀，象則取其身形相象而已。崔念謨以象爲猪豚。子夏傳以井二射鮒爲井中蝦蟆，陸希聲以震來虩虩爲蠅虎，焦弱侯以元亨爲元享。宋翟公巽言論語式負版者，非版籍，乃喪服也，古者喪服有負版，綴于領下垂放，方尺有八寸，服傳所謂負廣出於適寸者是也。鄭註負在背上，適解領也，喪服前有衰，後有負版，左右有辟

領。王文言曾點志于禮樂，將爲舞雩之祭，所云童冠者，歌童也。康成謂詠而歸，作詠而饋，註饋酒食也。又謂山梁雌雉，梁當作梁，孔子山行見一雌雉，食其梁粟也。歐陽詹以片言可以折獄，乃夫子戒由也。率爾之意，非許之詞。曹操解吾與汝不如也，以爲吾與汝皆不如顏淵也。論語文莫吾猶人也，晉欒肇論語駁云：『燕齊以勉強爲文，莫蓋春秋土語耳。猶之漢書江翁傳邱蓋不言，齊俗以不知爲邱也。』方密之註沽酒苦酒也，周夏官司兵註謂功沾上下，疏沾謂粗惡者爲下等也。方言假沾惡也，不與市脯同義。李穆堂解鄭聲淫作估，攪解歷引經集，如詩之淫威，左氏之淫于元枵，禮記之母淫視，聲淫及商，孟子之淫辭知陷，晉語之底著滯淫，列子之朕之過淫矣，皆不作男女媾狎解，况齊襄衛宣陳孔寧儀行父之事，惟鄭鮮有聞焉，安得以聲淫爲淫治之淫乎？馬融解論語爲力不同科，爲力役之征，有上中下三科也。程大昌解子語魯太師樂，乃太師，非太師也。周禮大宗伯官有大師有小師，以瞽爲之是也。樂官不合有太師，猶之入海之少師陽，非微子所稱之父師少師也。王弼以竊比於我老彭爲二人，一老子，一彭祖也，或又以彭爲彭咸者。王充論衡以仲弓爲冉伯牛之子，故夫子有犁牛辟角之喻，傷其父有惡疾，而不能見用於世也。毛西河以今之五倫，是中庸之五達道，非古之五倫，六藝卽六經，非射御書數也。晉欒肇以予所不者之不爲否屈也，言我道之所以否屈者，乃天意也。鄭讀彖生三十爲句，登庸二十爲句，在位五十爲句，衛瓘讀必有忠信如邱者焉，焉字連下讀，言十室之邑，焉知不有如邱之好學者？蓋謙詞也。蔡雍以王道衰微，大臣知賢者隱遯，故歌鹿鳴，彈弦諷諫，能改齊漫錄，齊人呼蚬爲巨擘，故孟子罵陳仲子爲蚬。

摘註論語

漢人註疏好臆造典故，然其時去古未遠，書籍猶多，所見比今人爲博，且非典之典，業已二千餘年，則文中引用頗資博雅。王伯厚摘其引漢語者，作漢制考，子亦雜摘數條，以新耳目。如論語註父者矩也，子者孳也，神農以

十一月爲正，女媧以十二月爲正，帝出乎震，帝伏羲也。論語隱義註：由也不得其死然。衛蒯聵亂，子路與師往，有狐黯者當師曰：『子欲入耶？』曰：『然。』黯從城上下麻繩鉤，子路半城曰：『爲師耶？爲君耶？』曰：『在君爲君，在師爲師。』黯因投之，折其左股不死。黯開城欲殺之，子路目如明星之光曜，黯不能前，謂曰：『畏子之目，願覆之。』子路以衣袂覆目，黯遂殺之。子路從而後，註云：『孔子至蔡，解于客舍，夜有人取孔子一隻履去，盜者寘履於受盜家，孔子履長一尺四寸，與凡人履異。』生民詩註，馬融則曰：『帝嚳四妃，上妃姜嫄生太次妃姬訥，生摯當三妃生子時，姜嫄未生，故禋祀求子，姜嫄妊身之月，帝嚳崩十月而後稷生，蓋遺腹子也。雖爲天所授，以寡居而生子，爲衆所疑，不可申說，知后稷之神奇，必不可害，故特棄之，以著其神。』堯知其然而聽之，鄭箋則云：『姜嫄祀郊禘時，見大神之迹而履之，足不能滿，履其拇指之處，心體欲散然，如有神道感己者也，於是身而肅戒，不復御，生子名棄。』孔疏言聖人皆無父，稷契皆感天而生，所以棄稷不棄契者，簡狄雖吞虬，仍御于夫，其心安，故不棄之耳。鷓鴣註云：『武王有疾，周公揃爪投河，乃書而藏之，記府有人言周亂，公出奔楚，所云罪人斯得者，周公之屬與？知攝者周公出奔二年，盡爲成王所得，公傷之，恐其刑濫，乃作鷓鴣之詩，以貽成王。』白華疏言褒氏在母腹四十六年而始生，標梅箋言三十之男，二十之女，不待禮會而行之。十月男女同巷相從，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，有所怨則相作歌詩，里正男女，年六十以上，共有辨護伉健者，官衣食之，使入民間采詩，移鄉遠以達天子，漢書食貨志曾引之。毛公曰：『嘗之日莅卜來歲之戒，社之日莅卜來歲之稼，所以興來而繼往也。』鄭箋春之簋之，又潤濕之，使趨于鑿，疏稱粟一石爲糲米六斗，春糲一斗爲稗九升，又去爲鑿則八升，又去爲侍御則七升，王所食也，米至侍御而細極矣。毛傳凶年趣馬不秣，馳道不除，祭事不懸，大夫不食梁，百官布而不制，左右布而不修，車攻註云：『田者芟草爲防裼，纒旂爲門裘，纒質爲櫜間，容握驅而入鑿，則不得入天子發，後諸侯發，天子抗大綏，侯抗小綏，戰不出頃，田不出防，又取禽獸以左臠右臠之射中處，分』

上殺下殺，面傷不獻，不殺降也，不成禽，不獻哀幼也。凡輦有一斧一斤一鑿一榷。夏后氏二十人而輦，夏曰余車，殷曰胡奴。『采薇註云：』西伯將遣成役，先與之期，以采薇之時，今薇生矣，先輩可以行也。』『鴛鴦章註云：』古明王所乘之馬，繫於廐，無事則委之以莖，有事乃與之穀。』甫田詩註云：『甫田丈夫也，太古之世，以丈夫稅田。』『哆兮侈兮註引顏叔子獨處，隣婦遭雨室壞，趨之，叔子納之，使執燭放呼旦而蒸盡，縮屋而繼之，自以爲避嫌之不審矣。若其審者，宜若魯男子矣。』孔穎達疏關雎云：『舜不告而娶，故不立正妃，夏增以九女，殷增以二十七爲三十九人。』箋宛邱章，謂胡女大姬無子而好歌舞巫覡。註釋引孔安國云：『古者佃魚不食，因衣其皮，先知蔽前，後知蔽後，後王易以布帛，而猶存其蔽前，卽韞也。』註妻舜引帝王世紀云：『舜三妃，娥皇無出，女英生商均，次妃癸比生二女，一霄明，一燭光。』文王受命註引元命苞，禹觀河，見長人，皋陶在洛，見黑公，舜爲太尉，與堯坐舟中，見鳳凰含圖，置軒轅前，黃帝再拜受之，湯登堯臺，見墨鳥，文王坐靈臺，見赤雀含丹書，止於戶。武王伐紂，有白魚入舟，化爲赤鳥，以穀俱來伐崇。註引外傳，天龜卽女楊星，齊之分野，太姜之祖也。有逢伯陵者，殷之諸侯，封之齊地，逢公之死，其神憑焉。周出于姜姓，故爲外祖所助。遷社疏云：『湯伐桀時，旱致災，明法以薦，猶旱至七年，故湯遷社，以周棄代之，欲遷勾龍，以無可代之者，於是乎止。』啓征註云：『有扈氏爲啓庶兄，賢堯舜而薄禹，以爲不讓賢而傳子，故啓伐之。』說命註云：『傳說蒙肯歷之衣，入高宗之夢，云我徒也，姓傅名說，天下得我者，豈徒也哉。』武丁悟而推之曰：『傅者相也，說者悅也，天下當有傅我而悅民者。』明以夢示百官，皆非也。乃使工寫其形，求諸天下，果見築者肯歷衣褐，露索役於虞貌之間。』禹作司空註云：『堯時冬官爲共工，知禹有聖德，必成功，故改名司空，以官名寵之，非常官也。至禹登百揆之任，捨司空之職，爲共工與虞，故曰：』『垂作共工，益作朕虞。』洛誥註引書傳，稱周公將作禮樂，優游之三年不能成，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，恥其行而不見隨，將大作，恐天下莫我知，將小作，恐不能揚父功業，乃營洛邑，以觀天下之心，於是四方諸侯，率其羣黨，各攻位于其

庭。周公曰：『示之以力役，且猶至，況道之以禮樂乎？然後敢作禮樂。』康成言：『太王遷岐一年，成邑三年，五倍其初，註弼成五服，以爲禹之疆土，三倍於堯。』尙書正義曰：『舜耕歷山，夢眉長與髮等。』宋書符瑞志曾引之。鄭康成解四岳云：『四岳者，義和義仲四人之子也。四人之子又爲八百。』盤庚註：『言祖乙奢侈，乃謀徙湯之舊都，故首篇是盤庚爲臣時所作，與史記云盤庚崩後，百姓思盤庚，乃作盤庚三篇之說不同。』周官注引緯書云：『泰山失金雞，西嶽亡玉羊。』帝乙歸妹註云：『京房載成湯嫁妹之詞曰：『無以天子之尊，而乘諸侯。』故帝乙歸妹，子夏傳以爲湯嫁妹也。』春秋註引孔子云：『我志在春秋，行在孝經。』九月大雩註：『引古之人重請請乎應上公，應上公者古之神人，通乎陰陽者，其雩之祝詞曰：『寡人當死，百姓何謗？願撫百姓，以塞無狀。』魯郊以丹雘，祝曰：『以期翰音赤羽，解魯公之咎。』西宮災註云：『魯僖公先娶楚女，而齊媵後至而脅之，故西宮災，乃楚女之怨氣。』季姬與鄫子遇防，註言魯季姬先配邾婁而淫鄫子，故二國交忿，宋襄爲曹南之會，以和解之，邾子不從，乃執鄫子而用之。垂斂之盟，註言公孫敖會宋公盟垂斂者，誅商臣也。三諫者，月三日而成魄也。孔子行註：季孫三月不違，齊人歸鄆之田，公受之，此違之驗。孔子曰：『三皇設言，民不違，五帝畫像，世順機，三王肉刑，揆漸加。』秦公子鍼註云：『秦嬀子生，不以名，令乎四境擇勇猛者而立之。古者諸侯出師，世子率與守國，次宜爲國者持棺絮從。』蔡封人註云：『封人無子，季次當立，封人欲立獻舞而害季，季避之陳，封人死，季歸，思慕三年，故春秋賢而字之。』大雩註云：『魯僖公放佞臣郭都等，理冤獄四百餘人，天乃大雨。』註吳入楚，引書傳云：『散宜生等受學於太公，太公除師學之禮，酌酒切肺，約爲朋友。』又引春秋說文云：『子胥鞭平王尸，血流至踝。』楚昭王將入海，父老曰：『以衆不如吳，以必死不如楚，乃戰而勝，得以復國。』春秋演孔圖：『孔子坐如蹲龍，立如牽牛，賈逵以爲周諸侯分春夏秋冬四時來朝以助祭，馬融以爲魯在東，春當朝，故祭禮但有夏昶秋嘗冬烝，而無春祠。』文王世子註云：『文王戒太子曰：『我終之後，但稱太子河洛復告，遵朕稱王可也。』』文王問太公用兵執

先太公請伐密，管叔曰：「不可，其君天下之明君也，伐之不義。」太公曰：「臣聞先王伐難不伐易，伐逆不伐順，遂伐密，密之人縛其君而來歸。」內則註言諸侯取九女，兩兩而御，或三日，或四日，自后妃以至二十七世婦，八十一御妻，皆十名夕而御畢，以金鑲進之，以銀鑲退之。小星疏云：「五日之中，一夜夫人，四夜妾媵，夫人所專，不須設帳，帳爲妾設也。望前先卑，望後先尊，望前最賤，妾抱帳往，貴者抱之還，望後貴者抱帳往，賤者抱之還。」何休亦以爲夫人居中宮，少在前，右媵居西宮，左媵居東宮，少在後。儀禮覲禮，偏駕不入王門，註言諸侯乘墨車以朝，而囚服以見，天子偏駕者，在旁之副車也。中庸必得其位，註引援神契：「孔子墨龍之精，不合代周，家木德之蒼，獲麟註言血書於魯之端門，子夏往視之，化爲赤鳥，文曰：『孔聖沒，周姬亡，周王爲天囚。』」孔子作春秋，卜得陽豫之卦，蓋夏殷之卦也。孟子註云：「周公以爲管叔弟也，故愛之，管叔以爲周公兄也，故望之。」益烈山澤而焚之，註益爲堯之火正，非禮之禮，註引陳質娶妻而長，乃拜之。西子註言西子在吳過市，人求見者輸一金錢。

詩有變頌

宋金華王柏謂變風變雅之外，有變頌焉，魯頌商頌是也，蓋本之唐成伯瑜毛詩指說。

主皮是射名

儀禮鄉射禮，一曰和，二曰容，三曰主皮，四曰和容，五曰興舞。考周禮射不主上，有禮乎非武射也，以禮射而實革，所以異於古也。

三傳多古字